

50年前的过年

□凌鼎年

南方的年

□刘莱琳

1971年6月,我高中毕业,踏上工作岗位,被招聘到微山湖畔的大屯煤矿,这是上海的一个煤炭基地,因为地处江苏,就在江苏招了一批青工,我就是其中之一。

大屯煤矿的具体位置在沛县,就是刘邦的家乡,有“千古龙飞地”的美誉。沛县历史上曾经属于过山东,是江苏最北端的县,我们单位的围墙就是省界线。这儿比之我的家乡大屯,起码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沛县与沛县周边地区盛产花生、红枣、苹果等,又因为毗邻微山湖,鱼虾资源极为丰富,还廉价,不限购。

我,一个江南的学生娃,一下子很难适应那边的生活,自然想家,特别是春节临近,谁不想回家过年,与父母团圆啊。

我们去的头一年,矿里还在基建,还没有投产,领导很通情达理地批准我们回家探亲。可以回家一个月,还是过年期间,这让我们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第一次回家过年,总得带点

微山湖地区的土特产吧。

你知道几乎人人都带的是什么吗?——是虾干。微山湖地区的当地人吃虾,不吃田鸡,不吃田螺,不吃黑鱼,不吃螃蟹,等等。因此,那虾便宜得让你不相信,也就两毛钱左右一斤。而且,因为当地人没有食用虾的习惯,那些虾都老老大大,在江南很难见到这么大的虾,咋看咋舒服,不要说吃了。

我们往往一买十斤二十斤,在大号钢精锅里放点盐,加水煮一下,然后摊在席子上暴晒。有精明的发现一筐已经建好的宿舍顶日照充分,有两个大大太阳就干透了,再把虾的爪须须剥掉,剩下的就是虾壳壳,占地面积大减少,一个旅行包可以装好几斤虾干,一般我们带两旅行包虾干回去,再带一旅行包花生、一旅行包红枣。四个旅行包,且不说分量,两只手,四只包,从江苏最北端的沛县,带到江苏最南端的大屯,火车要11个多小时,

两头还要坐两次汽车,火车一般都是夜车,第二天亮到苏州,可以赶一早的长途汽车回大屯。这个回家过年的旅途着实有点艰辛。

50年前的徐州火车站,虽然没有农民工返乡的大客流,但还是人山人海,带了四个旅行包,要想从车门上去,难上加难。我们一般有几个大屯、昆山的结伴回去,就互相帮忙,其中两个人空身先挤上去,两个人在下面看行李,上去的人再开车窗,把旅行包一个个传上去,行李架上早塞得满满当当,只能往座位底下塞。

座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能有舍楼是平顶的,就爬上去,把鞋子放在楼顶上。那边下雨了,楼顶日照充分,有两个大大太阳就干透了,再把虾的爪须须剥掉,剩下的就是虾壳壳,占地面积大减少,一个旅行包可以装好几斤虾干,一般我们带两旅行包虾干回去,再带一旅行包花生、一旅行包红枣。四个旅行包,且不说分量,两只手,四只包,从江苏最北端的沛县,带到江苏最南端的大屯,火车要11个多小时,

我,一个江南的学生娃,一下子很难适应那边的生活,自然想家,特别是春节临近,谁不想回家过年,与父母团圆啊。我们去的头一年,矿里还在基建,还没有投产,领导很通情达理地批准我们回家探亲。可以回家一个月,还是过年期间,这让我们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第一次回家过年,总得带点

没有他活络,只能老老实实地被挤着站着,我到南京才坐到位置,有一个直到苏州也没有捞到位置坐。

旅途的辛苦不是现在坐高铁乘飞机的90后、00后可以体会的。但回到家,见到父母,见到兄弟,见到同学,见到邻居时的那种喜悦,那种激动,如今的90后、00后估计也难以体会,特别先挤上去,两个人在下面看行李,上去的人再开车窗,把旅行包一个个传上去,行李架上早塞得满满当当,只能往座位底下塞。

年夜饭餐桌上有一碗我从微山湖带回的虾干,一家人品尝后都说:“味道好极了!”我无比欣慰。

最有意思的是年初三,几个高中的同学来我家看我。我拿出了带回来的红枣与花生,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其乐融融。说着说着,有个同学老实不客气地叫我小名说:“鼎鼎,你大屯有的吃的,就不要再吃了,省点我们多吃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花生在大屯乃稀罕之物,市场上很难买

到,一般家庭即便过年也很难吃得到花生。我连忙说:“还有还有。”又去拿了一盘出来。不一会儿又一盘花生被消灭干净,起身准备再去拿,同学拦住了我,他们不好意思再吃了。在花生的余香中,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七十年代初,还没有禁燃放,炮仗、鞭炮尽皆放,只要你买得起。小时候,看到邻居春节放炮仗,鞭炮,羡慕死了,偶尔在放鞭炮的现场能捡到一两个没有爆炸的小鞭炮,就如获至宝,能开心好一阵。到了大年初一早上,要放两个炮仗,叫开门炮仗;年初五放炮仗,迎财神。比较热闹的是元宵节,有文化馆组织的猜灯谜活动,我记得我猜到了好几个,其中有两个至今记忆犹新。一个谜面是“悬崖勒马”,打一国家名,我猜到了“危地马拉”;还有一个谜面是“大家都笑你”,打一地名,谜底是“齐齐哈尔”。

过了元宵节,春节算过完了。我也差不多要准备回煤矿了。但春节的欢欣长留心间,永远难忘怀。

儿时年味

□王又锋

又是一年春节即将到来。父母在广州帮带孩子,我们就没有回豫东老家过年。

已是腊月二十五,父亲说,如果在老家的话,他几天前就开始一次次赶集跑会买东西了。母亲问,要不要做些馒头、炸些丸子?父亲和我都说要得。

母亲又问我,你还记得小时候做年馍吗?做一整天,你们兄妹比着吃,你吃五个,他吃六个的。

我笑着说,当然记得。时光倒流,几时在农村过年的情景浮现脑海,如在眼前。

那时,还没有兴起机器馍,都是手工做。年二十六前后,每家都会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做出过年期间所需的各类馒头。

做年馍这天前一晚,提前和面用棉被盖好待发。一大早,母亲和奶奶准备各类馅料,有甜的红薯豆沙馅,咸的红萝卜粉条馅、韭菜鸡蛋馅,还有大枣什么的。父亲则磨好里屋,架好晾馒头的架子。

开始做年馍了,我们是一家老小齐上阵,妈妈、奶奶、哥、妹妹还有我,父亲负责烧锅。

第一遍是做真正的馒头,也就是实心无馅的圆馒头。会蒸上三四笼屉。

第二遍就是做菜馍,母亲垫面团、切面块,奶奶擀面皮,我们兄妹包菜馍。菜馍分两种,甜的和咸的,红薯豆沙馅、红萝卜粉条馅(偶尔会加虾仁)、韭菜鸡蛋馅。蒸好一出锅,我们兄妹便顾不上热气腾腾,拿在手里一边吹一边吃起来,每种味道都要吃上一个。

第三遍就是做大馍,大馍其实就是大的圆馒头,不过最顶上会有用面皮切割、雕刻好的四片树叶,树叶外边嵌上一颗大红枣。大馍是年后走亲戚

送长辈的。一个老人送一个大馍,俩老人就带俩大馍。大馍某种意义上是寿桃的意味。

最后是给小孩子做馒头,男孩做老虎馍,女孩做花馍。老虎馍做成老虎样子,有爪子,两只眼睛是两颗红枣,嘴巴是半颗红枣。花馍是用面团压出花纹,中间嵌上三颗红枣,用筷子挤压成w的样子。同样的,这些老虎馍和花馍,也是走亲戚的礼物,男孩每人送一个老虎馍,女孩每人送一个花馍。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我就特别喜欢吃老虎馍。

从早上八点,一直做到下午二点左右,才能完成,里屋会满满一屋子各种年馍。我们也都吃了好几个馍,吃得肚子滚圆。接下来,我们就跑出去玩,等傍晚回来的时候,家里又有几盆炸好的丸子、酥肉。

做好年馍,还会抽一天包饺子,也是一家人齐参与,包各类馅的饺子,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早上,就下饺子吃饺子。包饺子我们感兴趣的一个环节是,会将一枚硬币包在一个饺子里,除夕夜吃饺子,谁吃着了包有硬币的饺子,谁就一年财运旺旺。

大年初一,起得早早的,下好饺子,我们小孩子会端着一碗碗饺子,给长辈的老人送饺子。长辈收饺子时,都会给点红包,早些年是三毛五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两块钱。因为有红包拿,我和哥哥都很积极送饺子。

儿时的过年之所以难忘,是因为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是因为我参与、我收获、我快乐。

现在大家都感觉年味淡了,根本原因是家人参与与位于购买,省事是省事了,大人小孩也没事做了,没有参与怎么会有热闹感、兴奋感?不信一家人包饺子,小孩子不管包得好不好,只要参与了,都会很开心。



红花 (版画)

□丁雄泉



追剧这件事

□武桂琴

曾经最不屑的事情,有一天试过了,竟也会有别有洞天之感,譬如追剧。

因为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兴趣,凭空抽丝地追了一部相关的剧,这一追,竟然觅得了一个愉悦自己的捷径。吃饭时、做家务时、让身时,这些时间因为有一部剧陪着,时间很快地就溜走了,这确是一心二用的妙处,不知不觉间生出一种原来时间还可以这样富裕的快乐。

当然,最大的快感,还是那种沉浸剧中欲罢不能之乐。追剧追剧,是就那样随着剧波逐浪的过程,是短暂地忽略掉现实烟火和累赘烦恼,让俗世的思虑完全放空的时候,是隔着屏幕冷静观望另一种人生版本的消遣,其间,多少命运的波流在短短的播放时间里迅速演绎完成。看着看着,难免在故事的演变中链接起现实的起伏苦乐,看到发人深省处,少不得生出警觉、感叹和随剧着入心的顿悟。若有所悟,那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看一部剧与看电影的感受不一样。电影是即阅式的,通常创作者在有限的观影时间里,要突出表达的只能是某一个主题,某一种价值,某一种风尚,某一些精彩,某一类荡气回肠。一部电影如果表达的太多,很难形成一种散神聚的精气,就像一件布满各种元素的华服,观者反倒不知设计师之所云,最终沦为莫名其妙的腔调。但一部划分为很多小集的剧,发挥的空间可就大了,能够设计更多细节的铺陈,更多人的价值取向,更丰富的人物面孔,更有层次的情节推理,于是在追一部剧时,人们的代入感总是容易更强烈一些,那一段儿时间,就是陪着剧中人物成长的过程,一边追着一边喜欢着那个自己向往成为的别人,被自己感兴趣的精彩人生吸引,随着剧中人物百转千回的成长,仿佛自己也跟着高大起来。一部电影要打动人心,总要展现出能够直击人心之处,一部电视剧走红,往往有应运而生的意思,就好比是剧迷在最

合适的时机,遇上最对的剧。

追剧与读书不同,读书更多的是与作者交流。读到那些感同身受的时刻,当作者用拍案惊绝的文字,精准地一下击中你的心,那一刻即是知遇。在阅读中,读者是通过漫长的积累,一点一滴渗透式地明白了人性的幽微曲折。而追剧更像是跟剧中人对视,透过屏幕中的故事,旁观多姿多彩的爱恨情仇,获得窥视别样人生的乐趣,但观看时并不会太陷入更为深沉的思考,总体上追剧是休闲的,从容的,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体会跌宕,并从剧中人物的变化苦乐中获得某种抚慰,一部剧追到后来,因为结局多趋于欢喜大同,观者总是难免会舒一口气,获得原来人生也可以活成这般模样的启发。

所以追剧这件事,真正是很悦己的一件事,是慵懒者之大爱。天下事再忙,总要有个吃吃饭、歇歇脚、睡个冥想的空间,这些事儿其实可以配合一部剧,慢慢地追……

酸甜的喜悦

□李剑平

有诗云:“橙橘年年熟,青黄满故枝。每年春节期间,在广佛一带的花街上,都有琳琅满目的应节的花草果树,其中一种必是少不了的——年桔。碧绿的参差不齐的果树上,挂满了金黄的酸酸甜甜的年桔,因为寓意吉祥好运,年桔成为很多市民在逛花街时购买归家的“必需品”。

我对年桔的印象始于小时候。那时,年桔并不多见,我的家乡很少有人大面积栽种年桔,不像今天的年桔那样,大多用来摆放在家里庭院中供观赏,讨个吉利祥和,小时候的年桔都是能吃能玩的。过年期间,长辈会分发给孩子们一人一个“年桔”,其实就是一个个酸酸甜甜的普通桔子,但会套在小小的网兜里,挂在脖子上,我们也总是舍不得吃,生怕“吉利”会给我们过早地吃掉。后来,我们才知道年桔可以盆栽,可以大面积嫁接移植,并且还是品种多样,什么朱砂桔、四季桔、金桔、金旦果、橘红,等等。

我对年桔有好感,不仅是因为它有“大吉大利”之寓意,给过年增加一些洋洋喜气,更重要的是我对年桔的种植者一直心存

敬意。据我所知,年桔的种植周期不算长,一般是一两年时间就见效,可以挂果观赏,或者制作成美味可口的果品。但果农朋友告诉我,年桔种植起来,看似简单,其实,年桔成长过程的一个个护理环节都需要种植者细心呵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认识种植年桔多年的花农阿发。阿发的年纪并不大,但对种植年桔颇有心得。他的年桔种植园就在顺德北滘,种植园不算很大,但非常辛苦。为了更好地护理种植、结果,他在种植园旁边搭建了简陋的小屋,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就在小屋煮饭解决温饱,忙的时候也住在这里。“种植的过程,需要我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养殖小种苗的时候,要选择向阳的地方,还要选土、嫁接、施肥、换盆、修剪、浇水、病虫害防治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大意。”他指着一大片黄黄绿绿的年桔园:“不过,有耕作就会有收获,天道酬勤,今年的收获就不错嘛!”说着,阿发脸上荡开了幸福的笑容。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我们叫他外出游玩,他总是婉言推辞,就是因为年桔园

离不开他的精心料理。只有到了年关的时候,他的年桔被外来的商贩订购一空,他才能利用春节期间的假期,带上自己的家人出去旅游。

年纪轻轻的阿发,身材略显瘦高,肤色有点黝黑,双手也有些粗糙。也许,这些都是起早摸黑的岁月给他带来的清晰印记,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桔种植者长年累月的辛劳。

其实,前些年我也想当然地在阳台上盆栽过年桔,但往往都是一无所获。由于不懂科学种植,又缺少对果树“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急种粗管,结局要不是枯树枯萎而死,就是整棵树没有结一粒果实。这让我逐渐体会到种植年桔的不易,从此不敢再自以为是,认为种植年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也对种植年桔的种植者心存感恩。

据说,在陈村,其种植历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多年了;年桔种植的具体过程,其实就是种植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管种植年桔还是观赏年桔,收获的都是一酸酸甜甜的喜悦。

说“年”

□青果

年是一个表示时间的词。秒、分、时、日、月、年,都跟时间有关。但年,是人们用来记录时间的最普遍使用的词。

时间有长短。秒的脚步最碎,像蚂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行,看着不停地蹦跶,半天也没什么时间移动半步。年是时间里的巨人,一步横跨好远好远的高山流水。如果一年是一步,也就几十步的人生。小时候毛毛躁躁,对时间无畏无惧,撵着它走它也不离不弃,盼年就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长大后,时间就像捏在手里干燥的泥沙,愈攥得紧,流走得愈快。

在时间词的范围里,没有过日、过月之说,只有过年。年是唯一有具体庆祝仪式的单位,并且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是最隆重的。传说年是个猛兽,专门做坏事,害怕响声和红色的东西,所以家家户户用鞭炮和对联来驱逐年兽,逐渐形成了年的习俗。传说说的年的凶

猛,现实中年是喜庆的日子,有辞旧迎新、万象更新的气象。

据说有个地方有“哭年”的习俗。过年的时候大家悲痛痛哭,因为年到来了,说明他们的阳寿又减少了一年,也就是离死神又近了一步。我以为,这个习俗最接近年的本意。年是记录时间的词语,本无新旧之说,时间过了就过了,在当下一秒里,上一秒永远不会再回来。年只记录过去的时间,未来不属于年的管理范畴。所以,年来了,说明时间过去了,跟希望无关。

有人说女人的年龄是不能问的,这说明女人在乎年龄,更说明女人比男人更明白年对人意味着什么。她们清楚过年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青春,容貌,身材都付诸年。岁月是把杀猪刀,这话夸张有余,但事实确实不容乐观。

年啊,越是走过的年多,人越是对年惧怕。



制图/伍岩龙

吃炸物,担心上火,喝凉茶来不及,惟独到了过年这段日子,油锅开了各式炸物做起来。代表钱包鼓鼓的油角自然是最重要的;除了火红的炸物,代表节节高升的“蒸糕”也相当重要,年糕、马蹄糕、萝卜糕种种糕点出蒸笼。

到荔枝湾涌走走,这里的水上市花市别有风味,这里的过年食品更是老广挚爱。老西关泮塘村过年时,家家户户蒸马蹄糕、开油糍(糍)炸蛋散、煎堆、油角。马蹄糕用的是泮塘五秀之一(另外四秀是莲藕、菱角、艾叶、茨菰)的马蹄,蒸糕一大笼一大笼陆续出锅,除了自己家的,本村的,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街坊。蒸糕大量制作是因为糕要留着“压年”,除了除夕吃,还要保证除夕以后拜神、拜祖先的需要。至于过年于广州人的生活里,抬头敬畏神明天地,低头重视一日三餐,这就是广州人的生活方式。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提到明代广州已有花市,位于广州河南的三十三乡百姓多为花农,花农们从河南到河北,从五仙门附近的码头过渡登岸卖花,这地方被称为“花脚头”。广州市民传统喜欢家里有鲜花,家家户户打理得如同空中花园,“花城”称呼由此而来,花市也渐渐发展起来。过年时花农们会特别针对老广们喜欢好意头的习俗准备应节应景的花,年节花市就此形成。

所谓“春和景明”,在广州无需等到草长莺飞四月天,春节时的广州比任何一个地方更能体现“春”字。这里的人把北方人在冰雪天地里对“春”的遥远期盼变成了眼前盛开的鲜花,甚至执拗地把“春”搬回家。

过年前,广州几大城区都会有专门设置的花市。被选为花市的北京路、西湖路、天河体育中心等地方,搭起高高的牌楼,应节的十二生肖灯笼挂起来,整个花市摆满了各种鲜花。广州人最爱的是盆栽,家家户户要摆一盆金桔,若家中有男儿尚未婚配一株桃花必不可少,一盆盆的茶花、杜鹃都是人们喜欢的。过年那几天,路上人们搬着一盆盆花,车尾厢是一盆盆花,三轮车拉着一盆盆花,各式各样的花走进各式各样的人家,火红的玫瑰、娇艳的蝴蝶兰这些是些年的新宠,本地人最爱的是高高的剑兰与富贵竹,大朵的菊花、芍药插满瓶,花市逛一圈,人抱着鲜花,一家老小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广州人过年时真了这句话,我常常觉得广州人逛花市的表情就是“幸福”、“温馨”与“美满”的写照,没有什么比鲜花更能代表广州人对新年的理解与盼望,也没有什么比鲜花更能代表广州人过年的色彩与心情。家家花团锦簇不是幸福是什么?每一朵花都

是广州人对生活的感受,都是一次盛开都是广州人辞旧迎新的身影。那么多的鲜花在过年前几天的聚集在花市上,又经由每一位怀揣着美好愿景的人,每一双传递幸福的手把他们抱回了家,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了金桔满堂,有了桃花温馨。更为神奇的是,守岁钟声一响,花市即告结束。年初一的早上,花市的热闹已渺无痕迹,春色已回各家家中,新的一年必然好运连连。

广州的年味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舌尖上的年味”。“食在广州”,广州人对吃的精致追求在过年时发挥到极致,不仅是舌尖上的年味,那味道里更包含广州人对新年的祝福。

年廿三,最晚到年廿五家家要开锅炸过年点心。广州地处岭南,一年中瘴气湿气侵入,平日里广州人最怕

不由得叹一声:在广州过年,春色无边啊!

